

花园的一角

荷花池和草地之间有着一株水杨，这树并不很高，也不很大，可是很清秀，一条条的枝叶，有的仰向天空，随风摆荡，笑嘻嘻的似乎很是喜欢阳光的照临；有的俯向水面，随风飘拂，和蔼可亲的似乎时刻想和池水亲吻；横在空中的也很温柔可爱，顺着风势摇动，好像是在招呼人去鉴赏，也像是在招呼一切可爱的生物。

在同一池沿，距离这水杨两步多远的地方，有着一株夹竹桃；这灌木比那水杨要矮，也要小，轮生着的箭镞形的叶子，虽然没有像那水杨的清秀，可是很厚实，举动虽也没有像那水杨的活泼，可是庄严而不呆板。

比较起来，自然，可以说是水杨是富于柔美的，夹竹桃是富于壮美的。荷花池并不广，靠池一边的草地也不长，有了这两株植物，看去已经

布满了池和地的界线，这在现在，自然也可以说是水杨和夹竹桃，筑成了荷花池和草地的界线了。

在草地上，看去最醒目的，除了高高地摇摆着的一丈红，要算紧贴在墙上的绿莹莹的叶丛中的红蔷薇了。如果视线移近点地面，就可在墙脚旁看到凤尾草，还有五爪金龙，在一丈红的近旁又有蒲公英和铺地金，还有木香；还有牵牛花，昂着头，攀附着一丈红，似乎想和这直竖着的草茎争个高下。至于紧贴在地面的，虽然看去只是细簇簇碧油油，好像是柔软的茵褥，可是如想仔细地弄清楚，不但普通中学校的博物教师要“暖——”“暖——”地说不出所以然，就是大学校生物系里的教授，也难免皱一皱眉头呢。

在池中，一眼看去，似乎水面上只有荷叶和荷花，可是仔细再看，就可以知道还有莲房，还有开着小黄花的萍蓬草。其实，只是荷叶和荷花，也就够多变化够热闹了。荷叶有平展着圆盘浮在水面上的，有黄伞般在空中摇摆着的，有一半已经展开一半还卷着勇气勃勃地斜横着的，有刚露出水面还都紧紧地卷着富于稚气的，也有兜着水珠

把阳光反映得灿烂炫目的，也有已经长得很高，却未展开叶面，勇敢无比地挺着，显得非常有希望的。荷花，已经开大的好像盛装着的美女正在微笑得出神。还只开得一点的仿佛处女因为怕羞只在暗中偷偷地笑的样子。

在水面，没有荷叶或者萍蓬草浮着的地方，时时可以看到突然露出一个青蛙的头来，或者一条细小的蛇昂着头弯弯曲曲缓缓地游过。水中有水虱，又有水蚤，还有许多形态很不雅观，却很强大而自以为是的生物，如蚂蟥泥鳅之类。

可是，在这池面上，最富生气的总要算是徘徊其间的蜻蜓了，他有着圆大的眼睛，看得很仔细，而且看得很快，只须一瞥，他就了熟了，虽然他的翅子很单薄，尾巴也很瘦小，但是身子并不笨重，而且原动力还强，所以毫无驾驭不住的情形，很自在地游行飞舞其间，有时停在荷花的瓣上，使得荷花点一点头，有时停在萍蓬草上，使得花梗弯一弯腰。不消说，因为他，池面上增了不少生趣。他也觉得这环境委实好，池中固然丰富，池旁的草地上还有着这样多的花木。因为有着水杨和夹竹桃，虽在太阳照得很凶猛的时候，也有阴

荫可以避暑，却仍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，因为树的枝叶并不遮住全池面，傍晚也可以望见晚霞，夜中还可以见到星星和月亮。但使他徘徊着的主因，却是因为池旁草地上有着一只华美的蝴蝶。说是华美，还得解释清楚点，这固然不是像一般盲从时髦的小姐们的一味地花花绿绿，也并非像专尚漂亮的只是奇形怪状，照实具体地说，就是她的色彩形态，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成分，只是因为配合得适度，所以很是悦目了。就是她的举动，也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，但是因为处处都很适当，就觉得是温和大方，使得蜻蜓看了，不由地心弦剥剥地猛跳，凝思神往，如痴欲狂了。

比方地说，这蝴蝶具有的美，宛如水杨所有的柔美，蜻蜓所有的恰是夹竹桃的壮美。

几乎忘却，还有些事物不得不在这里补叙一下了，就是在这美妙的景物间，还有着一只癞虾蟆常在其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制造丑感，不知道它是因为妒忌，还是因为它本是除了饥饱的感觉就什么也不明白了的，总之它有时忽在草地上出现，就对着飞舞得正在出神的蝴蝶说，“吃掉你，让我来吃掉你这蝴蝶罢！”

有时它忽在荷花池中出现了，也就对着飞舞得兴致正浓的蜻蜓说，“吃掉你，让我来吃掉你这蜻蜓罢！”

但是这并不十分使得蜻蜓为难，因为癞虾蟆讨厌虽然很讨厌，却并没有翼翅膀，只要不飞近它去，它是奈何渠们不得的。使得他为难的，却是张在水杨和夹竹桃之间的蜘蛛网。因为，已经说过，蜻蜓徘徊池中的主因，就是为着草地上的蝴蝶，就是，徘徊的目的是想和蝴蝶去接近，有着这蜘蛛网，他不能直向草地飞去了。他一见着那可爱的蝴蝶，总也就见着这可怕的网了。这网的一端附着在水杨的横着的枝子，另一端附着在夹竹桃的叶上面，还有一端附着在生在池旁的蒲公英的花托，被风吹着的时候，只是凸一凸肚子，使得所附着的枝叶颤抖一下，很是牢不可破的样子。因此，蜻蜓觉得蝴蝶虽然万分可爱，她却好像是在盛大的荆棘丛中，也像是在凶猛的虎口中的了。

或者以为荷花池和草地之间并非一张蜘蛛网所能阻住，必还另有路可通行，否则癞虾蟆怎能忽在池中出现，忽又在草地上出现了呢？可是蜻

蜓和癞虾蟆，形态固然不同，性情也很不一样。癞虾蟆的形体虽然比蜻蜓的大，可是它只要有它的尖尖的头过得去的缝子，就能做扁身子钻过去了。蜻蜓不行，他飞行必得展开着四翅，而且他不愿偷偷地爬什么缝子，更其是为着爱者，他以为示爱的行为必须光明正大，勇敢热烈，决不能是鬼鬼祟祟的。

他也明白，他的翅子是受不起蜘蛛网的打击的，但他觉得他的爱火为着他的爱者蝴蝶姑娘猛烈地燃烧，有着强大的热力，以为无须顾忌什么障碍，尽可勇往直前。他又以为如果冲不破这道蜘蛛网，也就是没有资格去爱那可爱的蝴蝶姑娘的了。

这时太阳已只留下余光，池水反映着五彩的晚霞，显得很是沉静，紧贴在墙上的绿莹莹的蔷薇的枝叶，已有点暗沉沉辨不明叶子的轮廓了。蝴蝶姑娘绕着攀附在一丈红的牵牛花缓缓地飞舞，很是安闲很从容地在那里欣赏晚景，蜻蜓知道她不久就要归她的窠去，天一黑就将看不见她，以为如不趁着这时向她有所表示，难免交臂失之了。于是他就下了决心，赶紧向着草地的反

对方向飞去，一直飞到边上，他才旋转身来，用着全力鼓动翅子，直向蝴蝶姑娘的一边飞去。可是到了水杨和夹竹桃筑成的界线上，嗤的一声，他的头和两只前翅已被蜘蛛网粘住。他并不惊慌，也毫没有退却的心思，只是一心想用他的最后的力来冲破这网，终于达到亲近蝴蝶姑娘的目的；于是尽力挣扎，可是结果只是脚和两只后翅也被蜘蛛网紧紧地粘住了。虽然这网已有一大部分被他冲破了，但他依然不能脱身，他的身上已经缠满了网丝，而且已经疲倦得乏了力，而且癞虾蟆也已一摇一摆地爬到了他的身下，掀着长舌头高兴地说，“吃掉你，让我来吃掉这蜻蜓罢！”

他想呼救，但他觉得呼救也是无益的，只是表示了弱态罢了。他仍然镇定着静默。

忽然空中吹过一阵微风，所有的一丈红和攀附着的牵牛花都跟着点了点头；荷花，荷叶和莲房也都摇摆了一下，水杨和夹竹桃的枝叶也都跟着飘动，只是水杨摆荡得厉害点，夹竹桃摆荡得轻微点，蒲公英等小草也都弯了弯腰，似乎都在代替蜻蜓叹惜。蜻蜓自己也因为受了蜘蛛网被风激动的影晌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也就感到一阵凄

凉。然而，他并不认为这是苦痛的，他却以为这是甜蜜的，因为他觉得蝴蝶姑娘就将为他表同情，就将向他飞来，用着她的温柔的手解除缠着他的网丝了。他又以为就是终于摆不脱这网丝，终于只得在这缠绕的网丝中死去，临终有着她的温柔的手抚摩，这已够幸福，足以安慰，也是足以自傲的了。

二〇，六，一九二八

（原载 1928 年 7 月 16 日《语丝》第 4 卷第 29 期）

殉情的鲨

那天从集美到厦门去，在将靠趸船的时候，忽由一个作伴的同事指点我看鲨，随即报告我这种动物的情形，知道是从海边捕来的，春间才有，可以做汤吃，味道很鲜。末了他又这样说：“这种东西很有点奇怪，总是两个接连在一起的，雄的背在雌的上面；渔人去捕的时候，一定捉住下面的雌的，那末雄的也就跟着来，不会逃，好像是舍不得雌的，但如捉着上面的雄的，雌的就滑去了！”

我连忙赶到船头上去察看，果然都是成着对的，颜色好像是甲鱼的，形状也有点像，不过来得大，背壳分成两部分，尾巴尖长而硬，见不到头和脚。因为一对对的被稻草绳缚住，船又已经停泊，拥挤得很，终于不曾看清楚。

凑巧得很，上岸以后，就在中山路上碰到了一个乡下人，挑着担子是卖小鲨的。我说不好厦门

话，跟着旁人出钱买，四个铜子得到了六只，小的不过铜元一般大，大的也只像个双铜元。放在水中会得游，桌子上面会得爬，尾巴一耸一耸的翘动，很有点像小乌龟，只是不露头脚，其实根本没有显明的头。因为太小，仍然看不大清楚。在碗中用淡水养了两天，死去一只；以后每隔一两天死去一只；较大的一只，却一直活了十二天。

过了些日子，我到厦门大学去参观生物展览会，蒙方君殷勤招待，参观以后同在招待室里休息，看见壁间挂着鲎的标本，是大的，就要求拿了下来观察，这才看了明白：原来嘴巴长在腹部的中间，从嘴边四展，生着六对脚，能曲能伸。脚端各成钳形，仿佛是虾所有的，可是长得大。第六对脚较长，末端分裂为五，其中有一支特别长出，另成一个钳形。

照方君的解释，这是归在蜘蛛类的了；做汤吃的是尾部的肉，就是附着游泳器的。

方君也说，这是一种殉情的动物。可是所谓殉情，只是雄鲎对于雌鲎——捉住了雄的，雌的会得自顾溜脱，难道也是殉情么？

雄鲎这样重情，雌鲎却要顾自逃生，好像原是

薄情的；殉死于这种薄情的对象，雄鲨好像是痴情了。

但我以为不该随便这样断言；虽然对于鲨，我未作过有系统长时间的研究，可是动物的性同生活的关系，实在是复杂而多变化的：比如蜜蜂和蚂蚁，雌的都比雄的寿命长，为的是要完成生殖的使命；又如蛾，雄的交尾以后不再进食，不久就毕命，雌的要产完了卵才死去。如果本同蛾类一样，那末雄鲨既经交尾，反正生命就要了结，当然用不着逃，同“爱妻”共存亡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雌的还得产子，所以要图生；有着如此重情的“夫君”，共生死本也是甘愿的罢；忍心生别，苟延残喘，为着“传宗接代”，由于不得已，雌鲨的“薄情”，或者原是母性的伟大！

据说鲨，平时生活在海中，不容易去捕；春间才到海边的沙滩上面来，为的是生育；可见所谓殉情，根本为着繁殖种子。只是人，无论是殉情也罢，殉种族也罢，总要捉得来吃，连小的都要收罗得来供玩弄。

（原载《太白》1935年7月20日第2卷第9期）

竹头木屑

小 引

在我个人，不难凡事将就。我会得因陋就简，所以容易随遇而安。我实在已经这样弄惯了，同我共患难过的人都知道，我能够用两磅一瓶的水洗半个身子，两天合洗一个澡。我的眼镜还是五年以前在厦门弄坏的，用丝线扎着，一直到现在，仍然扎着丝线。我的表，玻璃缺了一只角，也已三年多，依然缺着一只角。有时我居然以将就得来为得意，也常从将就之中感到一种趣味。抗战开始，是准备长期的，知道敌人会来封锁海口，日常用品不免短少起来，非将就点不可。反正已经将就惯了，在我本可无问题。因为带着家眷，更其是小孩子，非有相当的设备，简直有点为难。我自己，即使天气炎热，一天换两套衣服总已差

不多。小孩子，却往往要一天连换四五次：玩水溅了湿，小便浇着了裤脚，衣角粘上了粪，或者忽然跌了跤，弄得烂泥满身，就都非换不可。所以在雨天，总得备个火盆。晴天也要多备几支竹竿晒衣服。

为着敌机的暴行，校舍中弹，寓所亦震漏，搬到原设分校的乡间来。这本是预定的计划，无非提早实行。那天将要动身的时候，知道人多，到了以后，最成问题的是茶水，原想从友人处借得煤油炉来自己烧。因要用酒精，又得带煤油，费事得很，这才中止。可是后来，并非费事，就比别人先有了开水喝，免去了不少小孩子的吵闹。用三块砖头搭成一个临时灶，拾得刨花柴来发火，加上斧头口的木片，不久就嗤嗤的炊响起来了。走后口渴，这就救了个急，连旁人都润了口，大家都喝得很高兴。因此我重视了断砖残瓦，对于零碎木片，也很发生好感。连小孩子，也是一见到这种东西，总就收拾起来去藏放。

同样的事情多得很。组织一个家庭，本是繁琐的。只是搭一张眠床，挂帐子要竹竿，要绳子，要钉头，还得有敲钉头的铁锤，搁棕棚要条凳。

凳子有高低，又要用竹头木片来垫平。可是，没有竹竿我就用铺盖索串起来代替了。敲钉头，菜刀也用得。竹头木屑，固然各有用处，而且一物可以数用。

乡居以来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感到竹头木屑的得用。虽然不免勉强点，却很富于趣味。由此我是进一层的了解了生活的意义，更多感受了家庭的意义。把这种情形随时摘记下来，等到抗战胜利，将来回顾到这一段生活时，是更有意思的罢！

一 井水的汲取

有山必有水。看了闽西闽北的山峦，可知闽江泛滥，福州常涨大水的原因。山固然多，又来得陡，所以一经下雨，溪流当即满溢。这乡庄在山中的山上，距江远，离溪亦不近，饮水以从井中汲取为主。井可不少，我的寓所前后两面都有着一口。“泊冬、泊冬”，时刻可以听到吊桶的声音。

在山泉水清：前后两井，水都很干净；不涩，不咸，没有苦味，这就显得鲜美。不过很深，除非雨后，非伸手所可及。

虽然本分校所在，民众感情早就联络。“老百姓”要好，我们拿着空盒去，总可以兜满着水回来，在井边汲水的本地人，很客气的总会先把水倒过来。但这不是久长之计，居家总得自汲其水。

为装茶壶和油瓶，顺便带来着一只木桶。这可以吊水，可是早就漏。一路经过太阳的猛晒，东撞西碰，篾圈爆断，漏得更厉害了。费了个把钟头，我把缚着篮子的铅丝解下来作圈，大缝塞上斧头口的木片，小洞抹上锯屑，下水一浸，不见再漏了。

铺盖索本是棕绳，下水不会烂。另找麻绳吊帐子，缚在木桶上，“泊冬、泊冬”，我也就可以直到井中去吊水，不用再靠别人了。可是铺盖索嫌细，勒得手痛，又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 我要自饮其水，设法补救。一双竹筷，截作八段 结在棕绳上，一档档的抽起吊桶来，就不再滑，也不再勒手了。

于是不再怕缺水，毛巾洗得雪白，小孩子一天洗脚两三回。头发一发腻，我就拿起脸盆提着吊桶走到井边去。肥皂擦在头上，泡沫满了脸盆，这证明了井水的不含碱汁。

每到井边去汲水，碰见本地人，以前给我过水的邻人，总要看着我的吊桶微笑一下子。我的吊桶委实有点异样，铅丝圈，细绳子，绳上结着竹筷头，都是他们所没有的。内部还塞着许多斧头口的木片和锯屑。譬如一件衣服，真是补补衲衲的呀！

用着这个吊桶，我每天作晨间运动，食量增进了，早餐吞得下三四个鸡蛋，这在以前是很为难的。中饭大吃肥肉不至于胃痛。

二 灶上的炉子

因为以前遭兵灾，许多人被屠杀了，许多人远逃未返，也有许多人是被动自动的跟着军队走了，闽西闽北的乡间，往往呈着有屋无人住的现象。空屋多着，所以这次我们三百多人同时来到一个乡中，并无无屋可住之虑。

风景本是够好的。大青砖，粗杉木，原料也是够好的。一经修理，就成了风景区的优等住宅。一家四口，我也得到了接连三间的寓所，并且是有院子的。前门通着一大片的草地，后门通山麓

的树林。院子还大，客厅里很明亮。寝室钉上了天花板，又铺了地板，不再怕老鼠的闯入。闽西南北曾经发生过鼠疫，可怕得很。用天花板和地板以拒鼠，在永安城内是屡思不得。现在居然偿了这个宿愿，可以安枕点了。

还乡以来，住所中最可得意的是厨房：来得宽大，可以储藏柴木。后门外是个菜园，倒水又很方便。多山多树木，柴自然便宜，多烧不在乎，所以本地的人家，无论人多人少，总是用尺八锅煮饭的。厨房中原有着双眼的地灶，我们却只须用尺四锅煮饭，搁在用旧洋油箱糊成的炉子上，柴不用多烧。但我并不把原有的地灶拆掉，恰好可以搁炉子。这是由砖搭成的，无须怕得像搁在木凳上的火烧起来。一扇从台门口拆下的破门板搁在装锅的空洞上，可以放水桶，可以放饭碗，也可以放菜刀。高低阔狭都刚好。

炒了菜煮饭，烧了茶又熬脸水；几乎火整日不息，把炉子中搁柴的几枝铁条烧坏了。要照原样修好很不容易，好在寝室已不怕鼠，可以随便存放食物，我就把本来装米的一只洋油箱拆开，本身作水桶，钉上一条由柴堆中找出来的圆木条，